

T 856/1125(2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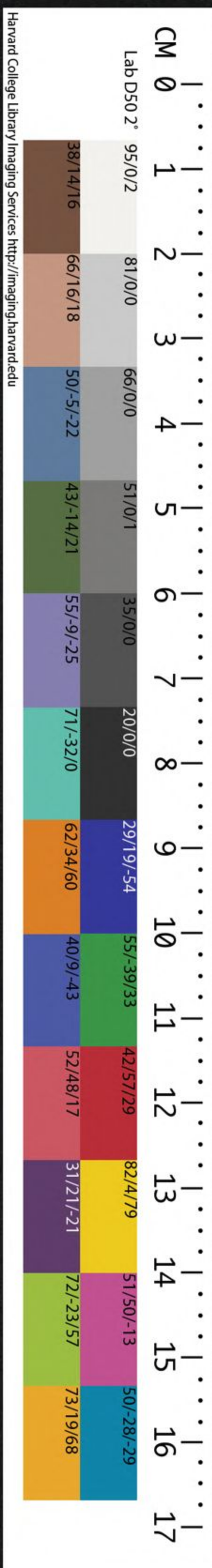
MAR 1 1954

20

四書滙叅

孟子五

二十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

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於旻天

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怨慕怨已之不得

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惟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按怨已慕親。集註本自肩下。以立解。輔氏申明註義。則其意益顯矣。本文尚只宜渾說。○說統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篇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存疑怨慕兩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條辨孟子怨慕二字。本是以怨包慕說。蓋號泣時。原不是有兩番念頭。故下只言怨而慕在其中。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

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

親，必不若是之恕。然無愁也。按：下四句正其不能於我何

若是恕處。故用我字提起。所以推明孝子之心。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紹聞編：竭力耕田，承舜往于田說。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

故也。共為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

田。子職之共為已盡，而推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為已罪。是其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也。怨在已，則慕在親矣。○摘訓：共為子職，緊跟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共為子職也。

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共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蒙引於我何哉者。負罪引慝。日夕思維。所以得罪於親之故。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楊氏曰。非孟愚。按說怨處。都是說慕。此其所以為怨慕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按引楊氏語。正曲為孝子之心。寫照。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自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書傳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

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史記舜居媯。媯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集解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涓人之類。

言一年所居成聚。謂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歷舉為下節人悅之。好色富貴起案至觀。

其教化意。非此處本義。不必重拈。○說統畎畝之中四字。亦不聞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人情之所易動。然亦不必泥定。歷山耕田處。舜自微庸。已在位矣。為其自畎畝來。故曰事舜於畎畝之中。總之通節語意。只在跌起末二句。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集解窮人無歸。實見得舜

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迫切之狀。有如此者。不但擬諸形容而已。○窮人正與人悅好。敦復堂

色富貴相反。○集註不單言怨，只帶慕字在內，可見此二字自拆開不得。○說統上文只就往田說，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時哉？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此是下文伏案。○玩為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從底豫之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下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說統此節

覆說上文意，句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已見得是終身慕了。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按本說，怨此乃說憂。蓋說怨則猶有怨親可疑，說憂則自無可疑了。故特拈出憂字，而怨字之義益明。慕字之義亦到。○精義尹氏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慶源輔氏曰：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輯語終身

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坼而干霄蔽日艾美

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

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

其終身慕可知矣精義楊氏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

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

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

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

者以此也○西山真氏曰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

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揚雄亦曰事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

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按至此不復言怨者蓋怨

固以其不得乎親而然到底豫後則怨已融於慕之中

但見其為終身慕而已○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身慕而已

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語類黃先

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

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

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

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

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

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

當如何父母叫他去浚片待他又從而拚之到得免死

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

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

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

其弟那許多不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

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

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

敦復堂

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林子淵說舜盡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碍是他合下渾全無少欠缺。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欲障蔽了。按此二條學者當時時體驗不獨爲本章書義發也。○慶源輔氏曰心才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盡性。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

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

以讎怨於父母也精義楊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

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

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

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也存疑以對

父母見對於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之不聽是廢人之大倫又生一番憎怪是徒見對於父母也○精言以對父母看以字是我之告有以對之也對在父母所以致其對者是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輯語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

到處眼光皆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

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

之之說有以處堯反無以處舜故孟子當日更不必云爾

非真意有未備必待後人補也吳氏程曰帝亦知告焉

十字作一句讀說統瞽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

患瞽之逆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

安於無言反是兩全底道理委曲以爲舜地古人成人之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交母干戈朕琴朕張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忸女六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

瞽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

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按此雖本史記然正

不必深泥當年問答

語意所重。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不在也。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

亦不足辯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

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

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

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又曰。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

下事且只說舜心也。或問象欲殺舜事。林氏論之為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

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欲殺之堯必誅已。宜亦

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可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

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浚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無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文集瞽瞍殺舜，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語類象謀害舜者，舜隨卽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存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為之喜也。憂也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為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哉？○西山真氏曰：象欲殺一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嫌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

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復峯饒氏曰：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章重在象憂亦喜。程子曰：象憂亦喜，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

是為至。○文集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天

理人倫，正謂此爾。○精義楊氏曰：孟子稱舜象憂亦喜，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或問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舜之所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愚按：初聞楊氏語亦儘有義味，然必如或問所云，才見得人情天理，於是為至。○翼註象憂二句，譬如手足，慘怛心便不寧乎。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按圉圉三句宛然狀出生魚去水而復入水光景為下面

一方字埋案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類語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輯語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按然則字蒙上不知作翻身仰射勢見得不是不知定是偽若不是偽非不知而何却不自有誠字一面在故孟子先以生魚一事曉譬之。○集解引子產一段正所謂可欺以其方也。難罔句只襯說。○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本自天性况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即一來字亦可味。○蒙引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按誠與偽對舜之信象喜象一本於誠更從何處着偽正為上文兩亦字透出骨子。○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底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精言封之也。一頓或曰放焉，另說二句連。

讀便害理。註中實字，誤字宜着眼。或問小註或曰放焉，看末節只合虛含。○倫辨封與放大不同。封則盡其愛弟之情，是天理上事。放則治象不弟之罪，是人欲上事。放與殺雖輕重有差，然可以放即可以殺。孟子所以必辨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

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虞書帝曰：疇咨

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咈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按此可見其比周為黨處。三苗，國名。負

固不服，殺其君也。蒙引：書作窳窳之於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苗卒死於此，故孟子云殺殺

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格者，其民協從者來格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比族。治

水無功書傳強則拘囚困苦之蓋貶逐禁錮以死故亦可

命而不行也比敗族類言皆不仁之人也翼註誅不仁也

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方與有庠之人奚罪焉相對○蒙引罪活幽州崇山三危

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

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

之虐非仁人之心也集解仁人同如是乎緊頂有庠之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乃其所謂如是者也不獨云藏怒謂

流毒有庠亦極言其用法不公語意重後一層

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

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

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說統因後曰為天子不復追念

前日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

已耳愚按可怨可怒自屬象舜自不藏不宿耳照饒氏說

自妥四書脉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封之有庠下

方就舜說輯語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

未嘗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庠方是斟酌計較出山全之法

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愚按斟

酌計較意至下節始見本節只專主親愛說看末句可謂

親愛之乎見得仁人之於弟有不封之而不可者語氣緊
與在弟則封之相對○身為天子亦緊與立為天子相對
在萬章以舜立為天子便宜誅象在孟子則以為身為天
子正宜封象見地天
淵只從仁不仁辨取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

不得虐有庠之民也集解舜親愛之心上已揭明此節解以故之疑放字全在不得有為上使

吏代治正象不得有為處蓋有封之名享國之利而不任其事不治其民却似安置模樣直接故謂之放句已繳明問意然為解似放之故竟有似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又因上有庠之人奚罪焉句未經解釋故隨手答他豈得暴彼民哉以是不得有為之意下復脫開仍轉入親愛深處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勤也

紹聞編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此一轉意思又極好曲盡聖人之心也言使吏治其國舜之為此其意猶

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象無國事之羈而得以源源而來不及貢

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

有庠之君存疑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

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協時同律等事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是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是無事而亦見也蓋

古書之辭以此之謂也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

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合訂雖然以下不但不是放并其所以封之者亦較尋常分茅裂土

之諸侯不同乃見聖人愛弟之仁不然只泛泛與一切功臣同姓分封猶不見聖人愛弟之仁到極至處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

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類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

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是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南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按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指只是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而巳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未節雖言有愛之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互發然處之之道究只全愛之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故掉尾仍用雖然翰轉併歸一路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

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 岌魚及

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按盛德之士三句以末節意推之在古語自是有箇

說頭而當時謬述之以誣聖遂撰出舜南面而立一段無稽之言先引盛德之士以起之又假孔子之言以誣之一

似說來鑿鑿有。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

乖亂天下將危也。彌言自盛德之士至始哉岌岌承皆託

語字分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

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

朝乎。雙峯饒氏曰只堯老舜攝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

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

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

死則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過止也。密靜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樂器之音也。引書為舜攝之證既以明其無臣堯之事

引孔子言又以明其決無臣堯之理。舜既為天子矣。是就

他說堯北面而朝作假設之辭。云堯在而舜設以之為臣

是舜固一天子。及堯崩而舜又為之喪。是堯又一天子也。

其於天無二日之義。謂何則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也。

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帥天下之臣民以為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訟獄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此大夫行役之詩其次章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普徧也率

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

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

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語類是前去

漢大雅篇名也宣王憂旱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其三章曰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吳天上帝于推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

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語類此是教

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

而今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或問小註所謂逆者

其至不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

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

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

說橫於胸中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

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邱書燕說之誦况又義理窒礙
實有所不可行乎○集解執率土王臣之說而謂子可臣
父正是以辭害志處以文害辭原是例及之故下只云以
辭○象引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
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徐渭川曰意非意想
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底意思前面去等

候詩人之志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象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若但以其辭而默相迎處，得之之字以說詩之法言，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

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存疑。普天四句辭也。我獨

賢勞志也。泥莫非王臣之辭，而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養之志矣。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泥靡有子遺之辭，以爲真箇無遺，則失憂旱之志矣。○正解是詩也。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者五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折其說詩之妄。○鄒巖山曰：此節只是解詩，舜無臣父之理，其故尚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看集註提明此二句，便見得孟

子此節自是就瞽瞍見在所處地位而言，非必以此概論爲人子者。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

親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存疑。上曰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

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

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

尊之至。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故可疊而爲一，亦可

析而爲二。愚按對臣父言，合以尊親爲重，以天下養之爲養之至，因非尊之至者不能。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象引尊親養親意，正詩大雅下武之篇。言

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其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

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
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

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書之法以破成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

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則瞽瞍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

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條辨首四句是論孝子之至之定理下四句方始辨說天下有此極至盡頭之理舜適當此極至盡頭之遇故為

孝之至而可為後世法則也至謂舜以孝而得尊養非以尊養而為孝於理固然但此處只因蒙天子臣父之疑明

其尊養之至而為大孝無推本舜由孝得尊養之意○輯語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

此則字即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

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野語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

熄自無可置喙處矣○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才是測別詩只

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

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舜

武較尊養也○精言孝思猶云孝親之心耳孝從心生思

字未嘗不重時說恐因思字說入妄想去抹却此字非也

○愚按此節只要認定是對針臣父說不但至字則字天

理所固然即思字亦人情所必至總見得尊親養親古今

原有此極至道理未嘗不在人胸臆間臣父之誣何止一落千丈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慄敬謹恐懼之貌

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蔡氏曰敬其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即孟子所謂底豫也孟子引此而言瞽

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四書通蒙之說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

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尤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述朱此節當活看不是書旨實有是解亦不是古語父不得而子必作如是觀

須識得與伊尹章以堯舜之道要湯同一語妙無庸深泥。○說統此章首節辯無臣君之理重堯老舜攝一句下三節辯無臣父之理重為天子父四句曰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

尤隆於舜安得謂之臣父。○精義尹氏曰萬物分錯則懸諸天衆言殺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愚按章內歷引詩書正所以痛闢齊東野人之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按不能二字下得煞惟其非天

子一人之私有故自不能私與上有天下有民天與人與

都巳隱攝句內。○小心齋劄記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非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底事非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

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豔慕而依做之如子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

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偏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故特尋這箇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又

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却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
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
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底道理
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底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直如青
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
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迹妄肆雖
貴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天子
非惟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
姦雄亦可消却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按萬章置堯問舜妙於對面更端
孟子答以天與仍從本面坐實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
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欲
討一憑據故爾作此滑稽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
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蒙引問行與事以下
文觀之如使之主祭

使之主事何謂行何謂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則
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出乎身行也加乎

民事也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按章豈不知
天不言孟子

却覆頓一句醒出以行與事示之才見得天與自確然有
憑有據又妙將示字換他命字見示之以意更不待命之

以言而已矣三字正十分着力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大而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

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

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

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大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

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

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

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

民將使君臨之意受字有天順民歸意○語類問堯薦舜

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蒙引堯薦舜於天

暴之於民其中皆各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

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虔敬則屬事如使之主事

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禮

審量之類則屬事也○條辨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

平說下却緊接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

歸天與分明將民與納在天與內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

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

四書脈所謂薦暴而受語屬妙茫故復究其實人臣惟有

聲

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

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

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所能也○存疑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語類問百神享之日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說統安字作服字看即若于政率于訓是也。○此二段是章內最磨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神享民安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邱月林曰天受之是天以天下與之民受之是人以天下與之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按天與之繳得是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故方煞得透。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集解上既以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結則以行與事示之之意已完此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觀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見其莫非出於天與之意自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直貫到故曰天也住蓋惟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是以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之中國以下乃特對針後世矯誣天命者言尤見得稱天以臨詞義凜然不可犯。○條辨前以暴之於民而民受包在薦之於天而天受內說此以朝觀訟獄謳歌之歸包在天使舜攝相之句久內說總應前天與之一句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精義尹氏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

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爲二道者豈窮理者哉○蒙引末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槩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條辨此章天與之一句是綱領中間從天受兼說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末節天聽二句引來只是以民驗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註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繳到天見上可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

也

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爲舜禹之爲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未

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

蓋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爲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

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

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事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不之不吾釋也舜禹益避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耻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以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耻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或問小註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皆非有私意於其間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

益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集解天與賢者二句要看兩則字見聖人奉天無私處即末節義字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之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觀禹薦益於天若果意在不傳賢而傳子便無此一薦矣堯薦舜已見上章故本章只從舜薦禹說起然曰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則堯舜固一齊并入為下節起案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
 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
 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集解此節推論民從舜禹不從益之故而歸之於天丹朱

六句申堯舜之所以傳賢啟賢四句申禹之所以傳子內中各有子與相兩層適相湊着處故言舜禹有天下必兼言堯舜之子之不有天下言啟有天下必兼言益之不有天下論章意辯人言德衰當以子之賢不肖作主而以為相久近相形則賓主不混。啟賢賢字只與上不肖相對不必牽合與賢之賢謂禹與子亦是與賢未免生出支離至啟之所以為賢只在能敬承繼禹之道帝王相傳心法只是一敬敬處即其賢處觀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傲即朱之所以為不肖也此兩邊對照處。翼註均之為相有久暫遠近之異非君所能為均之為子有賢不肖之異非父所能為故歸之於天末二句又推開泛說以申所為皆天之意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

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

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類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

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我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致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

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存疑。致與為亦。有精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在致先。○翼註。天以理之默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為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肯益。豈以德薄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精言。上句說箇為字。則必有為之者。故不言命而言天禍福。已至落到人身。上方可以言命。○愚按。天固以理言。然自包得氣數在內。與上章所言之天。其大致一也。故命字亦兼所賦之理與所賦之分於傳賢。傳子之故。方包括得到。○以上通論堯舜禹之子。啟為主。通論相堯相舜相禹。益為主。總是明禹之所以不傳賢而傳子。本於天意。非關德衰義已盡矣。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輯語上文解

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故此下復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條辨。此與繼世節兩條對舉。見得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則仲尼不有天下。以明匹夫崛起。如舜禹者之難。而天意之屬在匹夫為千古所僅見。惡必如桀紂而後為天下之所廢。則益伊尹周公自當相啟甲成王。以明繼世有天下者之易。而天意之屬在繼世。為萬世之定理。不得輕看此節。而以下為錯舉之辭。○愚按。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以有天下。兩項平提起。以見與賢終於舜。雖仲尼而仍為匹夫。與子定於禹。必桀紂而後失天下。天心在繼世。不在匹夫。自是通看古今大局。因禹益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按章意益

為主下節伊周皆客也仲尼則又客中客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

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

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

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翼註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守先業即

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大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與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集解上言仲尼有德無

薦故不有天下益則有德有薦矣何為亦不有天下則以遇繼世之君賢耳此兩條上下相承意○說自古不有天

下者不獨一益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其子賢為相不久上文本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若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又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此其所以併伊尹周公而連及之也○精言舜禹古今不常有與其官天下而亂母寧家天下而治天意所以常在繼世也若謂傳賢非正則禹德獨盛而堯舜反為德衰矣按好為翻案者每不免扶醉漢之詞正坐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

聲艾音艾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便是有舜禹之德

也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後語類或問中頗不然程說終歸闕疑其言曰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証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自後講家紛紛聚訟故余併語類亦不敢存仁山金氏曰

考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家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祇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王之世而太甲承仲王之後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於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按此本尚書不同據採書序似較諸說根據為正故特存之然閱前輩文守溪主程新鄭主趙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並傳誦至今則其義或均可通也

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翼註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脩治方來處仁遷義便是怨艾之實要本伊尹一放之功來實天啟其明德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唐士雅曰於伊尹述其

虛實相形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容形主而於周公言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容此主客錯綜法。集解自繼世以下三節孟子只重論天意在繼世不若桀紂不廢故太甲不廢成王又不廢雖有德如伊尹周公一有可以繼世之君則均為天意所不屬耳此於周公所以但言其意而不必復徵其事以事已詳見于益尹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閒哉？

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夏殷周

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為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

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

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

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并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於與子下，并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

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叙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為例省文。又是摠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

叙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叙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斷伊尹二節

又是叙事叙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叙。又在相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字。以前論天道聖

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去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

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

○新安陳氏曰：湯死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石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大韶之樂廢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推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紹聞編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耕於歷山太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說有問如何是堯舜之道某人答云江上一犁春雨龜山亦以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為非○或問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耶○集解堯舜之道要講得實微而精一執中顯而六府三事都是道之載在詩書者一講究體行心契神交不能暫釋異日堯舜君民絕大事業皆自此句生根下辭受取予之不苟亦只是從樂道時想見駟四匹也介其窮居行誼便如此非以此為樂道註脚也

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

苟也○或問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

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

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紹聞編聖賢見義理不見事物義理所在一介與千駟萬鍾一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也義者所宜也道者所蹈也不以小者害其大者故雖一介之小不可苟也與人一介與取人一介其為非義均也人蓋有勉於其大而不能不忽於其細亦有謹於其細而不能不動心於其大亦有知一介不取而或以與人為無害者惟伊尹理明義精無所不用其極直是壁立萬仞○輯語一介之不取與即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述朱否不然語似重疊意自不同否謂人言非理不然謂伊尹所為不然時解有以否為語辭者非也前後諸章皆倣此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無欲是無慕於人照我何以湯之聘幣為自得是有得於已照我豈若處

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咏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曾何足以動其心哉○說統囂囂三句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輕就功名之意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誦讀樂道時早已爛然於懷矣○精言此雖是觀湯之誠否而卜其可以有為然在我實有不為加損者蓋凡人內不足必思取重於世若尹則誦詩讀書有以自樂無求於人內重外輕理自然也我何以句當如此體認○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伐夏救民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只開頭說箇聘字便與要字相反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語類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

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已任是一截人愚按看似二截實自貫通若非前一截若將終身如何能以天下之重為已任到得後一截以天下之重為已任仍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後起者踐坤順也。說約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條辨湯既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必必下既而二

字者蓋不獨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堯可舜之資。只看他幡然時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為言非但信得自己過全。是信得湯過三箇豈若不是從已身幡然。是從湯身上幡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有豈若處歛歛之說矣。輯語吾豈若三句是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許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為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緊承上文申明已所知謂識其事之所

當然。學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精義伊川曰知是知此事覺

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

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語類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去喚醒他。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伊川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播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慶源輔氏曰。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輯語民中。更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三句連下。予字須體貼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止見顧諟。明命之旨。着一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愚按此中。毫釐千里之辨。只在讀書語氣。輕重間。須正襟危坐。將本文莊誦。數過。其義自見。誰字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真切語。說統斯道。即堯舜之道。上兼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蓋輔君以覺之。正使民為堯舜之民。而堯舜其君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
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

取諸此援書語本兼君民此專取一夫不獲二語蓋承上

後之伐夏體貼出來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向堯舜之

道生來愚按堯舜之澤即堯舜之道所舉而措之斯民者

也一切厚生正德及除亂興治舉在其中然無非所以覺

斯民者覺則登衽席不覺則在溝中安得不引為己責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蒙上急功名英

維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

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天下之

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

是正己潔身內事如此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

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闢割烹本義說統

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

其心而實其事摠為下文况辱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

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

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故就湯故字緊承上如此二字脉

釋內溝之恥也便是下文正天下事隱然見非正己者不

能就湯是就湯之聘自伊尹耕於有莘至此皆是案下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

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

而巳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於枉已不可以為未甚

而能正天下者也按此非本義然學者正須猛省若伊尹

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說統吾未聞枉已

二句即從伐夏救

敦復堂

萬章上

三

敦復堂

萬章上

三

敦復堂

萬章上

三

敦復堂

萬章上

三

敦復堂

民中看出是通章斷案見得伊尹正是箇正天下底人若
會割烹要湯決不能正天下既能正天下決不曾割烹要
湯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蒙引有四箇或字當作四

仕者言去不去以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
既仕於人國者言

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說統聖人之行數句

潔身者何獨於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也辨伊尹之

割烹全在此潔字翼註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

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語分輕重集解潔與

辱反行一辱則身不潔矣潔身不使其身污辱於不義也
此正就行之不同看出潔身之同處歸謂總要所在而已
矣是言其身更無有不潔者就聖人上斷然見尹原是聖
人其行斷無不歸於潔身之理若說但要身潔行不妨
不同稍一游移便成鴆矣非所以痛闢人言之指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集解以上辨

已盡此不過借人言要字掉弄餘波既曰堯舜之道便不
可以為要矣而云要者其承認要字正痛闢要字也新

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尹即要湯亦是以堯
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
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
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

作鳴條牧宮桀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

其事於毫也。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掩覆也。愚按伐夏救民此何等事伊尹奉天誅而稱朕載彰彰可考豈辱已者所能為故辨割烹之誣而終之以此莫徒作引證語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

人也。正解戰國策士每因匪人干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

孟子歷証其誣。集解主謂主之以求進也於衛於齊見其生平所主無處不干進也其為誣聖情跡顯然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雝如字又音雙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集解於衛主顏雝由一句提起便見

聖人不苟於主與下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正與癰

主司城貞子對看疽相形兼及其妻是序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

告須知子路嚴氣正性自不樂聞此言第欲藉是以觀聖

人耳觀其不悅於南子之見豈有為彌子之言所動者。或問小註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者對彌子瑕言之也。宋羽皇曰有命是對侍臣言之禮義是聖人自作主張處大凡為俗人言安能向他剖分誰

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而邪人招附之謀自廢矣。○按對付彌子只有命二字已盡下面進以禮三句乃孟子綜孔子一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生而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語類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

○紹聞編禮義分屬進退者禮主辭遜義主斷制難進而易退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子

子三宿出晝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進退無不皆然但道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明決

故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爾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

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說統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退以義要見勇退

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蒙引若

主癱症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

禮也蓋進以禮無進安用言禮故朱註無明訓。○精義呂氏曰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

合於命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按此可見義命相閑處伊川曰人之於患難

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

無義無命也或問申之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了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按處患難如是則於進退可知。○或問程子所

論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

立矣盡人事者是乃所以樂天命而謹守之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

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按孟子子於孔子曰有命之下特本其平生進禮退義而以得失

付諸有命則是其盡禮義處即其安命處而非委心以任運之謂也味集註在我者云云可見禮義自為主腦但兩

以字須道得從容中節若過於着痕便不似聖人分上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魑也司城貞子亦

宋大夫之賢者也左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司城陳侯名周陳懷

公子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

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魑欲殺孔子孔

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司城宋常貞子其謚也當是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為

宋司城卒於宋而謚以貞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陳而因而主之曰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也專稱其謚則其為賢

司城可知也須知此是孟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阯難然猶

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統說

孔子當阯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猶不苟所主况齊衛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又曰微服正聖人達權處愚按

微服過宋是聖人萬不得已事須注定當阯方合上下文語脉與章意相關慶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

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以當阯主司城貞子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李君節曰其拒彌子也是

得喪之會見得透其主貞子也是死生之際守得定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主與其所有者而其人可知集解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

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與侍人兩邊相形說方透但本文為孔子引証須側注觀遠臣一邊故末二句只用單結

○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特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范氏曰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

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

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

紹聞編如秦本紀之言贖之者秦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即好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既云爵祿不入於心必不自賣以干主其為人飯牛殆如傳說販築膠鬲魚鹽

之類爾○說統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者之污穢病在一要字愚按病尤在自鬻故末節作兩層辨拆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

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曰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按孫疏據史記云晉獻公既虜百里

奚以為秦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此為下故不諫而去之秦

媵者誤也說統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考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

由為下文論斷地反覆辯駁俱在不諫上生出宮之奇

諫句亦是為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以不諫

也叙列假道一段摠見虞公贖貨復諫奚之不諫為智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皆是也宮之奇

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

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

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奚為智士故曰皆是愚按此論

良是但孟子此番稱引意只在叙奚之出處為下文論

斷緣由宮之奇止因事及之並不必較論兩人優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

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嚮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成其君謂成就。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其君之霸業也。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策解此節文法錯綜變化
 百里奚之智如此。其賢又如此。四句斷得最簡而明。蓋因
 有以推無。卽此以推彼。決無識見高明功業卓犖而人品
 卑汗之理。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前四段從不可為智
 反跌入智。其說智處雖不更粘食牛。却仍是申解非不知
 食牛干主之為汙意。是先立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
 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為。是先立案而後決以
 反斷也。第一段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承上節先立
 此句為綱。隨喝起年已七十見如此老成練達。尚不知此
 之為汙。則非可以少不更事為解。便斷乎是不智了。然而
 奚固非不智人也。乃歷數其知默知廢知興。何一可謂不
 智。三段雖平列。却以不諫一層為主。下二層卽從此遞推
 而出。總要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干主之為汙也。既言

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苟
 且以就功名。亦未必不為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
 註其賢又如此。著一又字。自是追進一步說。奚相秦事實
 於春秋見。般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錄之。經此其顯君傳
 後之大者。故通節尤以此段為要。然孟子却只援此坐實
 百里奚之賢。見自鬻成君賢者。斷不出此。前四段以第一
 段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為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
 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
 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
 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按晉君料
 奇之諫。而不及奚。必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故南軒有
 不必諫之說。子忠肅曰。使管仲無佐桓。一段功業終有
 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秦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奇。
 按此與前一條雖非此章本義。然士君子不可不知。○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
 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

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或問：范氏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滕秦穆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弊矣。輯語割烹三章時人撰此說，專為自己卑汙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為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孟子歷數痛闢之，所以正人心扶世教，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九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貪昧無覺以知言。廉者有分辨。無知覺則

無分辨矣。頑夫懦柔弱也。委靡不振以守言有立。餘並見廉頑之變也。志謂有堅立強立之志。前篇或問小註前四節要刻劃濤任和時之分量。○集解此章所敘伯夷較前篇為詳。目所接言聲色該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事使二句以身之所接言進退二句以身之出處言治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汗免之意。論伯夷一生並無治則進之時也。此二句正須合看。治須說得極太平亂字不必說得十分勞攘。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言不忍居謂不忍其地不忍是。不滿意非憐惜意思與鄉人處只是就。不忍居而進推其心如此。此所以為清之極當紂之時三句摠證上文若另作一項說便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犯複未推到聞風興起便見是行造其極之聖人。○新安陳氏曰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也。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吾天子則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說統通章以孔子為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說統首二句是伊尹之

狀其行次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末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語意相承當以首四句為主天之生民以下摠是發明尹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精言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是以君民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是以治亂為已任味兩何字便見自已任治亦進亂亦進是以治亂為已任味故註以無不可訓之有此本領雖亂亦可為治所以治亂

皆進徐辨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只是他任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已○按節節見任字精神故未用一語結出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鄙者褊急瑣細以量言敦厚也餘見前篇首六薄者苛刻寡恩以情言可事上之和次二句是處眾之和爾為爾四句述其言以明上二句之意○說統由立朝說到居鄉摠之不分爾我不憚世浼此即惠之寬處敦處○條辨頑廉懦立鄙寬薄家觀聞風者而二聖之清和愈見都是極力形容他清

和好處與前要見他隘不恭者不同○精言清可以包廉與立志廉與立志不足以盡清和可以包敦與寬敦與寬不足以盡和若竟以此當清和分位則聞風者皆夷惠矣愚按固須看得有分寸然清和之遺風正從此可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漸先歷反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

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集解去齊則接淅而行言其速去魯則曰遲遲吾行言其久去父母國之道是孟子解辭言外與去他國之道相對為類便有可速可久義在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言或泥專指去齊者

謬但速久俱主於去處仕則又推廣言之所謂舉此一端者謂舉此去之一端久速無不當可而凡平生之或速或久以至或處或仕無不各當其可也四可以是以時四而字是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處中之意則四而字語氣覺更分明然此亦只為下文聖之時起案耳須分看互看總看則其義自得時字不宜遽顯○震了凡曰孔子本不可以事數因叙三子之事而照言之故把久速處仕來說然叙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精言四可字辨之甚精便是智四而字處之極當便是聖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集大成可以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如此而後如此便是聖由於智

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家引遲遲吾行也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

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

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翼註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又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

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

一德名也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

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

以為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駭雜雖是過當直

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孔子時

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

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

命而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

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

謂也○或問小註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

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

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

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

所及也○集註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一語已

該下二節立說○文集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

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彼其清且和也蓋得

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

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又立言以救其弊曰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吾夫子時乎清而非一於清是以清而不隘時

乎和而非一於和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

四時之運溫涼燥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濤則一於寒

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南軒張氏

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

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

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輯語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

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

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

是任底意思在語類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

他有擔當作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敦復堂

萬章下

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
孰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
則孔孟汲汲皇皇去魯去衛之梁之齊非無意者其所以
異伊尹者何也○問伊尹之任曰是任以天下之重雖
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說統清任
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精言從聖字分
出清任和時便已隱然見得三子是小成孔子是大成○
條辨自聖人言之他自以清任和時而成其為聖自後人
別之則各於聖之中而見其為清任和時愚按本文之字
者也字須如此融會而出
則品地既得語氣亦清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

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嘆因
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
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眾小以為大也○精言孔子
之聖包羅天地兼綜百王自是無所不備然本章却對三
子說故云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
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入集大成是樂之名義惟
孔子聖智之事即樂之大成也○條辨時字是就變化之
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之條
理無不備具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措之宜集大成包
下智聖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妙用○集解集大成本是
說樂字面上着孔子之謂四字分明是將樂之大成來擬
孔子玩註猶作樂者云云則集大成斷須說出樂若單說
正義便仍是聖之時話頭但要跟定集三聖之事從正意
說到喻意之謂二字方不落空而集大成亦不致占下實

位○首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成者樂

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

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

討之聲是死字作活字用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

言也精言猶言脈絡所謂一件是一件彼此各有頭項故云指眾音而言○語類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

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

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

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萃得箇絲頭智者知

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則是各拈得一邊耳

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輯語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節突出箇

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此○愚按木交所

言智聖自專主孔子而言此處集註虛釋字義則兼三子

在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

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

就亦偏於一也語類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

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

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

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

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

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

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按此所云金聲玉八
 聲是編鐘編磬之類與絲竹一例乃一音自為始終者八
 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訕然也。語類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
 之其聲訕然而止○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
 眾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
 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眾樂之終必以此
 振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周禮鐃師註以
 鐃如鐘而大以
 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大則特懸小則編懸以取其韻文集
 樂有
 特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鐘特磬
 是首尾用者○語類古人作樂擊一聲鐘眾音遂作又擊
 一聲鐘眾音又齊作金所以發眾音未
 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眾音在裏面
 宜以始之收以終
 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

成。季九我曰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眾音之條理也
 眾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
 終所以終眾音之條理也眾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
 大矣○集解所謂條理即眾音之節奏次第也集註脉絡
 貫通無所不備緊連二者之間說必金以始之玉以振之
 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兼摠於其內而無遺而五聲八
 音無不備舉此其所以
 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
 也。或問小註此即從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看出○精義
 張子曰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智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語類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
 一截為始下一截為終始是知終是行○蒙引智者知之
 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裹成就
 也知與行是用工名目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輯
 語凡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為眾始終之始終凡聖人
 皆有智聖之事惟孔子智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智聖之
 事○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
 之聖相照○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

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說
 統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萬理畢照。神而明之。周於事。始故
 曰始條理。聖人之心。至神至化。萬變周流。默而成之。微於
 事後。故曰終條理。○集解。智聖始終在孔子。亦非真有先
 後。就其一時。徹始徹終。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始條理
 終條理三字。須一連說。條理離了。始終則無以爲綱紀。而
 統貫之。始終而離條理。則更綱紀。統貫箇甚。惟聖人義情
 仁熟。爲能統貫條理而始之。終之。○按。智之事。是言孔子
 智分上事。聖之事。是言孔子聖分上事。或泥事字。認作工
 夫。南軒因以屬之學者。而伊川亦以孟子爲學者。言不敢
 載。○文集。孔子之謂集大成。以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以
 下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
 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
 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脩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脈絡也。
 始窮其然而縷析分毫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
 聖也。一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金
 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
 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

序亦有不可紊者焉。其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
 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
 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
 人之智。精精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
 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
 之集大成而非三子所得與也。然卽其全而論。其偏則纖
 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
 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振之未嘗有異。然其所以振之
 者。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愚按。本文
 金聲而玉振之也。語勢欹側。金聲字微頓。而字微轉。玉振
 之字。卽指上所聲而言。聖由於智。意卽此已寓。不必顯
 然。提掇預奪。未節也。○說統。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
 而逗出。聖智由聖智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
 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旨。則未節不得力。金

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
 禪儀而言此。必非其自

萬章下

言故疑其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

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

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語類中便是中處○問孟子

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

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

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

所謂道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又曰以緩急論則智居

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按此見力自不可少然本義却

以巧為重○問巧力曰三子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

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

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

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

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如此

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

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則三

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

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其

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文集至中固不當以始終

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發

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也○愚按上文始終條理固非

孟子集注卷之六 萬章下 一 教復堂

三子處由其巧力兼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語類問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下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克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

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而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 三子猶

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

也接總註仍歸結到聖之時緣孟子此章本是論聖聖字內原包智字到後二節乃抽出智對舉言之集註又特申明本領全在智上蓋不如此根究一番則孔子所以異於三子而為聖之時處義終未顯故語似更端在智而意指歸宿則仍還聖字分量其論智正深於論聖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徐辨如之何一問是問班爵祿也

故下言其畧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輔氏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宇與天下而不敢

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按此等意北宮氏問中尚未之及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

而朝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蒙引所

則班祿之制有妨矣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惟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按畧字或以為闕略之畧

或以為約畧之畧要之畧字只對詳字看詳者固不可得聞而畧者自不容盡泯看章內所列雖未委曲詳盡要亦

綱舉而目自張不同挂一漏百亦非意為指數故趙註只主大綱言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

等

此班爵之制也輔氏曰位以爵定五等通於天下存疑此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

子下至子男六等施於國中此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

中下士也孫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埃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

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

男皆有君道而凡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

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而卿大夫士皆臣

乎國君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一位字極重見得位有

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制多

不可滅。少不可增。○徐思曠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着不得三代以後語。照去籍皆作防微杜漸看，不知君尊臣卑，實自秦始。若從帝制自為尾大不掉起見，縱說得好，如主父推恩、柳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局面，須知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原是天秩天敘，天子不獨貴，庶人不獨賤，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星羅棋布，設官分職，自有中外一體，上下一德氣象。此乃先王天下大公定制，並無猜嫌防弊私見。莫向權術中覓生活。○輯語：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不從勢方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思中原無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那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本節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輔氏曰：田以祿分。○或問：孟子所論班祿

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蒙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方

有千里也。方字帶下不屬上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說統上節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好。此節說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集解：千里

不在內，至如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

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即如顓臾

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可作魯之封地論乎。○公與侯爵異

而祿同者，外藩侯最尊，亦侯最大，而公乃天子所特設之爵，以待賓王者，故周制惟宋稱公。外此雖勳戚如太公至親，如魯衛皆侯爵也。天子千里諸侯百里，此即君十卿祿之意，既不得降侯從七十里而專以百里處，公又不得更

加於百里之上以與公而以百里待侯故皆方百里爵雖異而祿則同也至於子男位同則祿亦同又無論矣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按書傳民功曰庸既通姓名於天子則亦未有不考其功

罪為黜陟者本註雖以庸為通然自可兼訓功字之義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秋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趙氏意曰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

例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者下三節則諸侯之施於國中者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

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

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為升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

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

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始周禮之未失與○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

侯為差不言中下土視附庸也○說統受地云者視其所食之祿以地為準非受之以國也○集解古者諸侯入為

卿士卿士亦出為諸侯其分本相同况諸侯捍禦於外王臣輔治於內其功亦相埒故受祿應相等不言公者公侯

皆方百里外之公從侯則內之公從卿可例推也○否訂重王臣固以尊天子然亦是體統合如此亦是天理分上

事非有防嫌猜忌之私心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也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

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二千二百

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

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淺說徐氏說君卿大

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

畝，上農夫食九人，起數耳。以此亦儘可得田畝人數之槩。

○語數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

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上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

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

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備為公用。非所謂祿

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集解上文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已足為國君制祿。但只

大槩說。此則條分君與臣之祿。見等各不同。看開首提大

國地方百里，句見君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取給於其中。

君十卿祿，乃正言國君之祿也。卿祿四大夫，方正說卿祿

大夫倍上士三句，亦然同祿。句亦正說下士之祿。祿足以

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
 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入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開
 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
 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
 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
 何不畧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
 故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
 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
 田之入而已〔按士之無田上士中士皆然而集註却主下
 士說明其所以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官
 如田之入也但下士自為一等班行當以百畝食九人為
 率方合中士倍下士之數徐許連下至五人三字則預照
 末節而言蓋末節以是為差自單主庶人在官者未嘗兼
 為下士設也〕○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
 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字
 當味見先王體恤意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
 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趙氏曰
 由卿而

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以上其祿
 寔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
 寔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蒙
 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集解十倍者不

可減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減且卿祿不減則大國次國小

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

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祿各有

不同○國遞小則事亦遞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

之費亦當遞減此其所以次國三之小國二之也

為差食音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存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其所取可供九人其次用

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

等也語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以至五人此等差別是

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

等○存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

煩簡而分○條辨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

有輕重事亦有繁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為

差也若才有稱否力亦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惰者

黜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徐思曠曰看未節乃知先

王大經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

一毫不苟方是不泄邇不忘遠詳密經制不是疎節濶日

後世立法每詳於上而畧於下非先王以勞奠食之道也

若以為勸能防貪搜奸釐弊又是蘇氏父子議論矣○輯

教復堂

語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其功大者其食倍皆所謂代也節首耕者二字原從上交代耕字生來。○精言食五人以上只解一耕字未二句只解一代字庶人在官者之才苟能理煩使之耕必為上農不食以九人不可也才堪任簡使之耕必為下農不食以五人亦不可也本節正意只如此至并田封建相為表裏與重農馭吏無所偏倚及推而上之等論皆餘意也。○紹聞編本節言庶人在官者受祿之差不及下士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語類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世不及見王制之議只是大綱約度而說按此所云王制乃指周初王制而言若今禮經所載之王制則出自漢儒手又後於孟子矣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

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紹聞編周書分土惟三與孟子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為正集註

引程子謂禮書難盡信此為定論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

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

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翼註友其德也一章大指未節尊賢正應此句賢即德也。○徐思曠曰說箇友德便

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他不得。未世上驕下語皆從勢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挾二字。正按本塞源之意。○說統人。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亦惟能以德為友者。自不可有所挾。故本文三不挾下。以一友字煞友。其德也。句下復以不可有所挾。我大旨歸於友德。而首尾却以不挾相回環。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蒙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

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愚按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之不出。其家看出。而五人之家。却不挾却從其友之不出。末二句。又忽作反。揖止見五人之不有其家。正見獻子之所以與之友。一正一反。都從對面寫照。總之。只一友德。自然不挾。却不作一直瀉語。純以虛景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須得賓主歷然。才見語言歸宿。○或問小註。獻子是主五人。是實。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條

蒙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事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亦可見矣。○愚按事我句亦非帶說。觀其語勢參差乃正以事我一輩為師之友之作襯。以見對有德之士萬無可挾耳。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

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

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

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

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按三則字皆極形平公之敬亥唐而復以蓋不敢不飽也一句足

之。以見大國之君其不挾貴有如此。文勢至此一歇。下乃轉身追入至處。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

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存疑。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

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堯友舜底意思在。○條辨。但以本節論引來證不挾。似只重上半節。不重終於此。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為不挾之至平公。雖不挾。乃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故連說弗與共天位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堯之友舜上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

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

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說統節貳室是接遇之盛。亦饗舜

分。忘其形迹而驩然賓主之相得。○述朱四節皆為不挾

貴實証一步進一步。至此節乃為友道之極。則五帝館甥

則堯為主而舜為賓。及饗於舜。則舜為主而堯為賓。非惟

畧君臣之分。并忘甥舅之誼。而講賓主之好。此為不挾之

至。即為友道之極。○蒙引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

要見此意。○輯語天子友宰。相諸侯友匹夫。猶未為奇。惟

天子友匹夫。遂成奇語。○愚按開頭說友德。說不可有挾

孟子胸中便已隱然有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陡

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層襯逐

節卸到此。逼到至處。而以堯之友舜當之。然後暢然意滿

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語極奇而義極穩。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蒙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

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

○顧涇陽曰章內側重不挾貴說然貴貴尊賢義實相成故末節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或問小註末一節是論友總結體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條辨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尊賢之義似不敵貴貴之義或有疑其不一者故斷之以其義一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為當時挾貴而不友德者下針砭語平而意自側 ○此言朋友人倫之

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四書通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按總注結出友以輔仁此正是友德源頭不挾貴骨子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精言幣帛物也禮儀儀也便函

交以道二句在內○條辨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萬章必問其為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為不義之物而見其為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為當卻而不受○冥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難開端之辭便已各露大意○交際即暗指諸侯說○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劉上玉曰卻之堅也萬章疑交

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說統何哉語氣承

為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

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

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

與否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為不合義

也有此心非恭矣愚按只看他而後受之便心心念念

有竊計其不義之意在就此遲疑猜度縱使勉而受亦非

尊者之所堪到得不受則不恭之情狀益暴露而無餘矣

故白文只消說得一面集註必補出兩面則其義乃愈顯

耳說統卻之為不恭泛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為不恭

即就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愚按未有自家見得如此

而人不以為如此者須并與說到方是對付何哉一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曰且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

邪或問小註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直以不義卻之因致不恭之

請故請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顯彼之不義而我亦得以

全其操如此未為不可語氣乍看似從辭卻轉出心卻細

接只是就辭卻畧帶心卻轉出他辭請字一直貫下無以

而以相為呼應中間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只交以道如餽

是隳括上文語切莫因此模糊致隔語脉

賤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

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

是節日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

萬章下 三十一 敦復堂

此道與禮之分也。○邱月林曰：以道是有名，非無處而餽以禮是有儀文，非儀不及物也。○條辨：交以道，接以禮，只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拈出孔子為禮義中正之準，則是一章喫緊意思。○紹聞編：恭者交際之心，可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意，以心卻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待物之誠心，二者皆有所不可。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言作，憖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

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
說統引禦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句理脚。

康誥：周書篇名。越，顛

越也。今書閔作瞽，無凡民二字，讞，怨也。
康誥：凡民自得罪，于貨，瞽不畏死，罔弗憖，蔡傳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

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

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吳氏程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辭，此言欲殺之速，猶所

謂不以聽也。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

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

闕之可也。趙註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仁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按此用趙註視他說較可通語類中一說殷受夏周受殷言受天下所不辭於今為烈是暴烈之烈亦或問所有朱子以為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或問小註問充類至義之盡如何非便以為真盜曰

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輯語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說統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然加一猶字便已見得非真盜矣子以為有王者五句不是為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

之貨不害為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照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精言夫謂非其有數句正見取非其有原非真盜所以必教之不攻而後誅也上下兩層只一意○集解集註非便以為真盜正充類中透骨語充者推而滿之之謂蓋論義到盡頭自是不可一毫妄取於人故才取非其有便有妨於義便有類於盜若不推勘到此雖同為不義之類而義中輕重大小自有等級不得比而同之諸侯畢竟不是盜也類無分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別義有差等自是盡情推勘不得

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按此處引孔子事較前交

以道接以禮又放下一格見得聖人不為已甚雖世俗所為未嘗有心示異况受賜不同獵較亦何為不可味本文猶字而况字所以深曉萬章也蓋萬章本意原非責備諸侯之猶禦只責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孟子之意固是平心以開釋諸侯之非盜却正據理以申明君子受賜之未為不可看而况受其賜乎正緊對上文

斯可受禦與及本節敢問何說也反覆切論之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集解獵較是魯舊俗孔子亦獵較只

聽魯俗所為非必自同獵較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從趙註則較音角乃角逐也角以方獵之時言從張註則較音教乃比較也較以既獵之後言但較

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註為長張說亦可參用○愚按以上論君子處辭受之義所以答萬章交際之問至此已畢下特因論孔子獵較而有事道及為之兆之說意實不與交際相蒙講章必欲前後牽合竟似君子意在行道一交際間便思所以為之兆者夫飲食周旋之細豈盡閑身世廢典而君子乃如此縈心則枉尺直尋將復何所不至此等說數害道不小宜痛闢之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

按集註特下因孔子事四字便見得非閑論交際本義矣

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

集解此節三問

三答皆因孔子亦獵較句生來但問答俱一層脫一層不必牽合前文到末節際可公養才回顧交際本旨○非事道與一問意跟獵較然須渾說為下有奚獵較一問在兩問摠見孔子不當從俗意

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

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

集解先簿書二句見孔子正本清原本領與陰移默

奪妙用先字重看先是未獵較之先貫下二句上句器有常數是大綱下句實有常品是節目獵較正欲其多而貴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器物不多實有常品則異物又在所不用矣故獵較將久而自廢也是不變俗之中自有陰為變之者在簿書是載祭物之書祭器如簠簋俎豆之類四方之食即獵較之物供簿正供簿書所正之祭器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語類事之端猶縫罅孔子所以

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

行也翼註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

之果可行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按為之之字指行道為字見聖人深心處凡其仕魯時所行者皆是不專主不改獵較言然本文却是因獵較而

辯論及此。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

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

年留於一國也。策解兆足以行是就這朕兆上見道之可

行即下文所謂見行可者而不行謂人知其可行而不竟其行也而後去言不輕去意是以未嘗終

三年淹乃見其去之未嘗不決但此句却是推開泛論不專指仕魯言。通節後兩重問答即首重問答意為之兆

固事道也不行後去亦事道也若認作委曲隨俗便失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

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賢之禮也。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

魯卿季孫斯也。語類問孔子見行可之仕仕於定公而言

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

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

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

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

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

也又曰三家後來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

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都一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

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精言魯所

以弱者以三家有三都藏甲故也而家臣之叛亦即以此

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按集註又下一

者此也其終不行而去則天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不即以安三家所謂道之可行。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墮都出甲復君十卿祿之舊使之均和而安則安魯未嘗

侯孔子之見也。而制家臣即以制大夫還大夫之柄於諸

故用孔子以制家臣使之墮都出甲還陪臣之權於大夫

季桓子之見也。而制家臣即以制大夫還大夫之柄於諸

者此也其終不行而去則天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節只是牽枝帶葉而言

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然後去

此繳上節

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

不卻之一驗也

此并繳通章○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

精言際可公養之仕即前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意故集註以為此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說統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謂其道不過畧有可行耳乃孔子在當時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則今時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仕際可公養之心何必固卻以甘蹈不恭之咎哉愚按到此就仕進之地則於理體俱失之矣○徐思曠曰吾最怪交際亦是行道此論與而借干謁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只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為獵較辯耳於交際何涉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問饋往還使時君見其平易近人以啟向用之機則與納交於癰疽待人何異不

止枉尺直尋矣此皆權術作用以小人之心窺君子者也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道字原不是一樣按此條痛闕時說極為透快○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辭受為主進退只帶言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

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逆透末句下文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

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

井曰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蒙引此

章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既為貧，便自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
艾千子曰：此章為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仕。○條辨：此章自是論為貧之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為祿仕，則為貧而仕亦自無妨。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若謂孟子單為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彼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為何物，無所為道，更說甚不行，須知為貧原不必諱。只是時當如此，行道之時自行道為貧之時，自為貧行道而假之以為貧，則絕無道為貧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此貧字與上為貧貧字稍異。上是一家貧，此是祿薄。蓋仕不為道。

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按集註提撥道字，不但為未句埋根，却正

坐實為貧者，無容有奢望之意。○辭尊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也。二句不平。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蓋為貧者，雖不主

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

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按：辭尊居

卑二句與上節只一樣，必疊言之，以起下二句者，蓋卑貧亦儘有不同。既是辭尊富而居卑貧，則必於卑貧中擇其

最卑最貧，其職易稱者居之。方是為貧者所宜。語意較上節又跌進一層，喫緊在宜字。○翼註：抱關擊柝亦不限定

為此官，只是舉例。以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見其為卑貧之極也。

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或問小註：前三節章意已盡下

只引證
推原耳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

委鳥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苗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為委吏

乘田是也又問或云委吏乘田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委吏乘田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

然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見論語序說○或問小苗肥貌言以註會是總計計是分計

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

祿薄而職易稱也。豕引兩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吳因之曰要看稱職與行道所以異

處蓋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業濟乃為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輯語仕原主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人

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知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會計當牛羊茁壯長此中正有絕大本領在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翼註玩而已矣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

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若也作不敢曠官職似高於而已矣字不醒○愚按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兔亦

用全方而已矣三字煞是不苟若論孟子引言之意則而已矣只是言其職易稱方與本指相関二說以翼註為合

然輯語意正須見到○語類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

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可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或問小註末

居卑兩句註。按集註所以字宜着眼。○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

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事。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語類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

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蒙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愚按知出位之

罪則愈宜安卑。貧知竊祿之恥則愈宜辭尊富。如此看方見得兩句都是為為貧者說法。下句乃不致別生枝節。○

翼註言高不但口說便有干預意。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是混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愚按此方是道不

行非不行道也。看首節註中道與時違便是與此相照。至言高只是口說如為委吏言委吏為乘田言乘田此外別

有指陳便是出位何待。○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越職干預乃為罪耶。

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按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正見得為貧者不可以居尊也。○徐思曠曰此章

蓋為為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箇大開。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為貧而出取

了尊官厚祿。竟不知行道為何事故云然。但此法一開千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皆託為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

是千古良劑。○語類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目前世

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

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

皆有序。不皆妄發。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

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

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規模。逐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一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隔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

中盡要逆出來只管跳踴爆越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馭
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
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按此條無
闕本義然讀之可以增長器識故錄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士無爵士不得

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

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
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
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
爵士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之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按萬

君餽之粟從上士之不託諸侯轉出而孟子答以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以見士之特自比於氓而受君之餽亦猶受
君之周於義固有可處也禮以守分言
義以處事之宜言摠見士無所於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

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按賜之則不受
又從周之則受

轉出俱萬章善為推論處○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
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
數之祿士之自處當然也○說統託餽賜三字宜辨餽無
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
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
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
敢混同於有位之臣○述朱前三節是士之自處不惟不
敢比諸侯受託亦不敢比常職受賜雖自儕於氓而不為
辱後三節論君之待士不惟能養又貴能舉雖如子思磨
繆公之使而不為傲如舜受堯之上位而不為泰在士宜
守禮在君宜重賢要看他
錯綜變化逐節推求處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拘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

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

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

分明示以使已拜受之勞

然此處且含糊說方留得下節子思以為鼎肉二句地

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

按萬章可常繼之問方疑餽之未必能繼也而不知常繼

自有其道不然亟問亟餽非常繼乎而子思不悅以非其

道也○新安陳氏曰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

則有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

之非禮也○說約於卒卒字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
不麾餽固未有已耳○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悟
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

等氣象。○按自是臺無餽繆公但知子舉用也能養者未
 思之不悅而究不知其所以不悅也。舉用也能養者未
 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集解不能養便含不知繼粟繼肉
之道始使之僕僕亟拜終自是臺
 無餽兩層俱在其中上帶不能
 舉說亦便有堯之於舜一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
 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
 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統說
 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飢又不可故有何如斯可謂養之問
 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

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條辨
 粟函曰繼只是不令匱乏之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
 數謂有常數者謬也○精義楊氏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
 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
 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而則降而再拜燕所以
 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
 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
 為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

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

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悅賢
之周也○說統以上只說箇養君子之道尚未及舉

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結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為養能尊乃成其為悅只是一意○上位只說為相所為共天位也○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按後三節只說君之待士而士之所以自待愈不容於或苛可知矣須迴合前文不得判然劃作兩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

非君臣但未往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

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上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說統臣字輕是庶人自稱說各雖為臣實則皆庶人也問答意皆即指士而言禮只是安為下之分自重抗節意却在下文不往見義也內然循禮處即是義安義處亦是禮○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紹聞編庶人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下因萬章有往役不往見之問而答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義路禮門正相應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召氏曰人不我

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

所守蓋如此。○說統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役則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人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集註仍以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翼註：只在「召字」生出下面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蒙引：此「士字」乃繆公所云「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之土與下士以旂士字不同」，蓋一是未仕，一是已仕，故朱子於彼處註明。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甯軒張氏曰：在我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愚按：節首且字，即承上不往見義也。跌入言無論士不可往，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知君之所以欲見，則知君之

不可召士，知君之不可召，則知上之不可往矣。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故即就他欲見心事折之。○多聞與賢，萬章亦隨意舉似，孟子即就他作兩重折辯，正深見其不可召也。須知是就一人，疊說下文德字自兼賢與多聞。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蒙引：繆公亟見子思，其詞

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集解：事之云乎，是子思述古人之言，豈曰友之云乎？是子思因古語以折繆公之言，下乃

孟子推明子思不悅之意豈不曰三字直貫至奚可以與我友以位以德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蓋日以位是全不論德臣何敢與君友今既曰友是即以德論矣既以德則子直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明以尊師重道曉繆公也觀乎此而士之不可召益見矣千乘之君以下就繆公推開言之仍歸本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旃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

事也故以是招之存疑以其所有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

旃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能變化猶

也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旌以文采仕至大夫則變

各有意義○說統通節以虞人為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正解招之則來庶之則去

之便是以不賢人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說統庶人豈敢往哉一句從

下又添此一層况乎字乃越跌得醒○述朱以貴者之招

其節故不可往比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條
[辨]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况可召與引虞
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曰况乎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乎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見君之不可召士而
士之不可往應其召所
以明往見不義之指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吉病其首章曰有饜盞殽有捋棘七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人所視瞻言願之潛焉出涕

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証義路為君子所由按小人所視只帶引然因此正見君子所履為要

○輯語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為禮非二道也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為重引詩却只說義故詩云證能由是

路之義○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人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為諸侯不以義

禮耳此正對畜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按不以其道其字即指定賢人道即禮義是也即此便可見責重諸

侯意○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禮義從此出耳○精言去就正禮義大關頭能由出入自

須貼切章意○兩是字要着眼○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義路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做

出曰固是必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

之使已僕僕亟拜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箇都是則

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酬他如利刃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剗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述朱此條方括盡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底作用不論大小精粗經權常變無一不是義禮正如道路一舉足而不可不由如門戶一出入而不可或離然則當時諸侯必如何方得見在他國則幣聘在本國則就見非是則皆不以其道耳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按然則語

氣萬章非是疑孔子之非乃仍疑不往見之未為是也孟子索性與他揭明當仕之不能不應召乃愈益見未仕之

必不可應召蓋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比以其多聞召之以其賢召之矣其

不容以彼例此只二語已斷盡故未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指徐氏曰孔子孟子易

地則皆然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為士時則以

正是時中之道故曰孔孟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按通章論士

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召透出前二節以分言自

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六節以道言以分言即公孫丑章古

者不為臣不見之意以道言即陳代章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之意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

宿未節掉轉不傳贊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而不往見之意益明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或問小註取善是

其善也。○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為本取善是友字神

理。○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友也者友其

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

以勉強合也按三斯字當如此理會○紹聞編已之善蓋

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各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有高下也然後能盡友一

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取善言而有廣

狹也要看益字與盡字其進善也而取善益有地其取善

也而進善益無窮故曰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一鄉之善

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

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

若無益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

則同志相求交脩以進寧有窮乎故尤不呼不親仁取友

以盡一鄉之善若自以為足而不資之人則止於一鄉之

士而已一國亦然至於為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儘高然猶

以為未足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為至也○輯註此章不

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

廓上去○條統全是要萬章先定自家之識見品詣自家

到得那一步才友得那一步不然我先識不得他他亦不

屑與我友我如何友得評所謂廣狹者就隨我之高下言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

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

行也精義尹氏曰頌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

不能盡是以論其世也言上友古人須當論其所遇

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而論也。○精言頌其詩讀其書不是至此才誦讀註中既觀其言下一既字分明頌讀是一向事持不可不於此中下知人工夫耳。○說統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誦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徐儼弦曰古聖賢在干載之上邈不相接若不於其世上討論無以知其為人之實只紙上頌讀何益尚論者正欲得其人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也。○輯語頌讀論世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尹氏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論軒張氏曰每進愈上所以見者愈大則所取者愈廣。○平春字曰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末未足二字是關鍵。○紹聞編尚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頌其詩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又以欲知其人尤當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也。○平

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於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為尚友也。○論其世知其人則我能為古之人矣能為古之人則可以與古人之友矣按此義亦與首節三斯字相關照。○季安溪曰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質之於理以得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為須此等人才識得此等古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場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切按此於常說之外另出一見地於章首孟子謂萬章之意乃非泛然故採入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

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或問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啟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

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

○精義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強臣播廢立之事乎尹氏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或問論

之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其亦不然矣

○翼註問卿是問為卿之道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西山真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不見君之過失姑一

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林而不能以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

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按此條專論異姓之卿若所論貴戚易位之事真氏

直以為後世不得行故不載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疎者

惟當守經。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

成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

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愚按諫雖

過之不同而其道總斬於反覆不然一諫而得藉口於君之不聽則易位固難免身犯惡名即去亦悻悻小丈夫之

所為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

於昌邑。事載前漢霍光傳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

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終

